

金華黃先生文集

二二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四十

臨川危素編次

墓碣

董秉彝墓碣

嗚呼是惟秉彝之墓始予識秉彝方妙年論議亹
亹庶幾能以古人自任者由是數與之游別去僅三歲而復求
秉彝於鄞則秉彝死矣嗚呼悲夫秉彝名復禮姓董氏世為奉
化州人自曾祖庭堅祖成已至其父潤無仕者秉彝少嗜書不
以貧輟其學故衣敗絮無以禦寒擁紙被挾冊坐竟日人莫見
其有不堪之色嘗從鄉先生魯月鄉為舉子業試有司不中遂
不復踐場屋益取經史百氏之言鉤微稽隱而求極其根柢間
出以為歌詩雜文皆清嚴古雅可喜故翰林侍講學士袁公甚

器重之其父曉得未疾老母弱年姊妹之未有家者居處服食
婚嫁之湏一資於秉彝而後具秉彝未嘗少戚戚以動其父母
之意其父母亦懽然以忘其憂人以為難鄭胡氏父子素善秉
彝為治舍館俾子弟師事之秉彝深自刻苦與之相摩厲激切
夜半隔牆燈火明滅猶隱隱聞讀書聲惟憇不自休因以成
疾度不可起則歸與其父母訣竟以泰定三年九月五日卒於
家年三十有三未娶無子以弟驥為之後父命也賴胡氏為買
棺乃克以斂袁公為叢粟它朋游及方外交又相與合錢為助
始克以其年十一月五日返葬于奉化其鄉西圃先墓之次其
友汪君敏德以書來曰秉彝死且葬子知秉彝者宜為銘胡氏
既買石以俟矣嗚呼悲夫千里駒不出阜櫰人知其國馬而未
始見其千里也故予於秉彝不敢遽以所可見者為已足獨哀

其年之齋志之未究而死及之序而銘諸有不得苟讓者矣嗚呼悲夫銘曰

生不予以前死不予以後夫孰碑其父母不得以為子而予不得以為友也嗚呼

陳子中墓碣

予中涿州陳氏名中因以為字年三十有六至順四年六月丙寅終於杭州之寓舍卜以某年月日祔葬于湖州烏城縣青山下先墓之側其友哲理野臺筮仕為丹徒達以事如杭買石屬予以銘嗚呼予固不可無一言以慰子中於地下抑豈忍言之哉初予中合其同志五六人從予南屏山中丹徒亦在焉欲相率推予為之師予謝不可則皆曰諾然猶有以父兄之雅故執子弟禮者予視子中則畏友也子中每篝燈挾冊而坐恒至四

皷蚕作殊無憊色其析理據事毫髮不苟間出以為文皆精深
鎮審可喜而子中莫敢自謂已足不肯急於求售向之五六人
者或擢奉常第或以賢書上春官子中獨未嘗一踐場屋去年
始支京師就試於鄉闈考官得其文將寘之前列尋復以其說
為疑竟棄弗錄子中退自有司嶽崎四千里負笈南還抵家一
月而有母憂又兩月俄以累病一夕不起嗚呼子中而止於斯
耶天者之難必而殃慶不以其類乃若是耶子中之大父德用
晦跡弗仕父讓故任連江縣尹以奉直大夫杭州路總管府判
嘗致仕蓋其先父占籍于涿由奉直公仕江南遂家焉母李氏
張氏妻亦張氏外家之女也子男一人女一人皆尚幼異時翰
林侍講學士巴西鄧公嘗為子中扁所居室曰庸齋子中請予
為之銘予未及為而遽銘其家上之石嗚呼悲夫銘曰

原田芳沃沃匪重芳斯穆樹之同芳或以弗熟冥天之忍予芳
胡彼培而此覆子無憂芳不復神之聽之芳後其式穀

蒋君墓碣

蒋君敬之名宗簡生三十有一年而死其友王厚孫以状述遺
言來屬於予曰宗簡生不及從子游死而得一言為不朽之託
猶不死也嗚呼予之固陋何足以知敬之敬之之望予則至矣
敢不諾敬之上世居潤之金壇宋南渡時七世祖兵部尚書少
帥莊簡公猷始遷四明其後多至顯官而敬之曾大父應鼈大
父與可父復祖皆弗仕母方氏敬之幼爽敏有雋聲程先生端
禮歸自江東敬之以弟子禮見留居旁舍數歲凡天人性命之
本古今治亂得失之迹靡不叅究郡庠延敬之為小學師諸生
多貴游以其年少頗易之敬之於疑義數語而決以文來就正

隨所治為加潤色頃刻數十篇乃大悅服尋挈其徒寓湖心僧寺聚易詩春秋諸家之說而折衷焉試有司不遇輒散棄其舊作或謂敬之不以盛壯時挾所長取祿仕獨用古文自詭奚益敬之嘆曰使吾理明氣充其為文於決科何有得不得命也文有古今之異邪既而稍出遊江湖間遇臨川危素於金陵與語意合欲偕至京師以母老不能去買未見書數百卷以歸翰林柳先生貫得敬之所為文擊節不已方為具薦櫟而敬之已屬疾遂不起至正元年十月十二日也貧無以治喪天台陳廷言嘗主郡教為言於太守及寓公率朋游之士合錢為助乃克以其年十一月某日葬鄞縣陽堂鄉桃輿先墓之次敬之娶趙氏有子男一人曰僖女二人所著有易集義詩答問春秋三傳要義卷若干卷文集十卷藏於家敬之為人介潔篤於自信重然

諾恥為小廉曲謹人多稱其經學詞藝而其卓然欲有所樹立
以自附於古人者未必盡知之也昔之豐於材而嗇於年如王
逢源邢惇夫輩蓋有之矣此兩人得臨川豫章而其名益彰故
之有程先生以為依歸視昔人可無憾尚奚以區區之言為予
不讓而銘之者姑以慰其來意云爾銘曰

進而未見其正若有以為而今已矣昭明在上其藏在此

呂君墓碣

君諱機字審言姓呂氏在婺之永康為大家而君之父永西翁
為其鄉之善士翁兩子長曰權次即君權早卒翁既為之報服
後十年而君亦卒翁年垂八袞矣哭之尤過乎哀又三年而翁
遂卒權之墓予實銘之翁之葬也其家復以銘屬而君之墓
猶未銘因卉以為請君曾大父諱埶大父諱懋父諱汲水西翁

也其出處之大畧具如翁墓誌母朱氏生君十年而卒君既失所恃稍長刻意於學通春秋左氏大旨好讀司馬公資治通鑑而窺其理亂得失之故水西翁居家庭處族姻里黨各盡其道君孝於女而敬於兄事必咨而後行撫育二妹逮于有家服食器用僅無缺而已有餘貲輒以買書教子待賓客朋友有禮樂振鄉鄰之急人或懷嶮巇以相傾忍弗與較皆綽有父風娶何氏宋直華文閣樞密副都承旨子舉之曾孫女前卒葬義烏縣明義鄉之蜀山後十四年而君卒於至正三年十一月十日得壽五十卜以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合葬焉子男四人長燧次炯次烜以水西翁命為權後次煥女一人適胡必慶孫男二人舉壙女六人昔韓退之誌殿中少監馬君墓謂吾年未耄老自始至今未四十年而哭其祖子孫三世其言反覆感愴讀者莫

不深悲之予乃以二十年之間銘君父子兄弟三人而予亦既老矣過君之墓而讀予銘者孰知予言之尤有足悲也夫銘曰太古之世父不哭子嗚呼悲夫君之兄弟忍去而翁相踵以死君則有子子又有孫翁沒不亡昭以刻文

方君墓碣

予為諸暨州判官之二年州人方君卒後一年予受代去又後十二年而其子始來謁銘予雖不及識君而聞君之死有足悲者乃為之銘曰

方雷之興肇自西陵彌周涉漢有叔有紘炎精中否紘初南徙子孫蔓延歛睦莆田其在於睦有處士千千生唐末由睦而越宋興國初教復徙居家于諸暨綿綿十世是繼是承維君高曾曾祖天與祖曰垚卿咸淳之季太學諸生其父曰鑑處而不出

義以為尚嗇已裕物母氏曰張來歸于方生君兄弟而年弗長
澤君之諱玉泉其字能竭其力成父之志惠于族姻爰及鄉鄰
大治講舍私淑乎人父病未瘥衣不解帶侍醫四澣心勦形察
逮父之亡哭踊過傷以毀致疾莫能勝喪故患疽背伏毒于內
旅且一紀久以疾廢及茲復作瘕湧其外隆然龜穹鬱血不潰
創鉅痛深弓臥苦由仰天而呼曰死矣夫猶有宦官幸緩須臾
夙興力疾筮兆卜日穿土為窋信宿而畢需旦告遷啓塗飾棺
填池引發跣獲弗前掖以家僮行凭其肩柩至于壙禮從報葬
既贈而行歸視虞牲甫及再虞遂以瞑君妻某氏哀君之死
曰我何尤酷罰至此子男櫟櫻未壯而孤悲啼摧慕絕而復蘇
童孫憊憊其泣呱呱忍未殯滅披誠瀝血圖堅山石以謹歲月
致和戊辰五月庚寅君卒之日後父九旬三十有九維君之壽

度地起墳塋碧之原鄉曰花山里曰白門十有二月葬日丙申
距君封樹左二百步曰鳳凰山方氏大墓天道之嘗
孰尸元化貿乎否藏俟天之定子孫其昌銘以識之揭諸幽堂

東陽李君墓碣

君諱謙亨字伯談姓李氏婺州東陽縣人李氏宋之官家族最
蕃衍以所居縣東南為別居縣之東者以吏部尚書寶謨閣直
學士大同顯尚書之父贈太中大夫侃則君之六世祖也曾祖
鑑弗仕祖逢子登仕郎父世衡仕皇朝終於平江路儒學教授
君幼穎悟教授君授以書強記不忘而知其大意稍長能為詩
文年十有七教授君歿事母陳氏盡孝家事皆身親之友愛其
弟與亨頤亨尤篤巽亨蚤世鞠其孤如己子有妹適外舅月泉
書院山長胡公得之子道生胡氏同縣大姓久而家益落君

資給其妹甚至
室中蕭然輟哭謂

誠其家無俾姑知之乃妹卒姑臨其喪覩
知而妹之貧若是而妹亦不以告

我豈非恃汝兄

周耶吾復何憾既而胡君與道生相繼

歿無嗣君曰立後族人責也吾為子婿亦安忍使其父子之匱
勸吾

殯於空堂

科致顯位賞延弗絕際今

聖時吾先人及尚書之裔又咸

有官簿為吾宗之榮不已多乎吾誦先人遺書課子姪使不墜
其緒業躬耕畎畝出租稅以奉公上可也奚以仕為因自號臥
雲道人以見其志至正五年十二月四日以疾卒於家享年五
十有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葬縣南西部鄉之黃塢妻胡氏
子男四人長思齊由鄉試補儒學官歷建德之遂安集慶之句

容兩縣教諭當遷而未調次思義次思忠前三年卒今祔于君
墓側次思誠女二人適徐祐朱福孫男二人所為詩文有臥雲
小藁若干卷藏于家君葬後九年思齊始以君內弟陳士元之
狀來謁銘文稱君孝友出於天性見義必為待人有恩而不苟
阿其意皆可勵薄俗而惜其不少出所蘊以自見於世夫能以
施其家者達於親黨以及乎鄉人豈非孔子所謂是亦為政者
耶雖不有穹官峻爵豐功偉績亦足以不朽矣銘曰
有開其先發而不舒有承其後靡亟靡徐乃於其間遺榮弗居
細行必矜終始不渝孰昭其潛序而銘諸

玄和明素徐真法師陳君竭

君諱彥儉字鵬舉姓陳氏世為鄱陽望族父某隱居弗仕君其
仲子也大宗師開府張公用清靜寧一之說密贊

世祖皇帝無為之治歷仕

四朝為

國元老其門人高

第冲粹玄素貞靜貞人何公恩榮獻肅文貞元範先生薛公羲
並以材猷學術克左右之故家子弟思自拔於流俗者多樂從
之遊君年十五至龍虎山何公見其音吐洪暢風神秀朗深加
器重遂使受業薛公所薛公精於玄學尤善為儒家者流之言
君朝夕咨叩務究極其旨趣然於酬酢世故亦未始憚煩何公
得李氏舊居於貴谿之英林令君躬蒞土木剏置祠宇

成宗皇帝賜號曰萬壽德元之觀凡屋室物器在其法所宜有
者靡不畢具何公以君為能為君曰吾遭值盛時蒙被

君師之力常恐弗克負荷將以是為逆釐儲祉之地庶幾補報
萬一非直是觀美而已汝其擇人以垂永久既而得詹虞故子
有興王景平等命以次相授受且延名儒淑其徒俟成人而簪

褐之處敬等亦能與君同其甘苦銖積寸累賣田若干畝以益其食歲饑貧民多賴以活植巨杉數萬株俟它日有所興葺於此乎取材焉泰定三年集賢以君名聞特授玄和明素棕真法師提點觀事

今上皇帝至元元年荐被

璽書遷提點龍興玉隆萬壽宮

辭不赴其丈室四旁多古梅扁曰梅雪觀之東有處敬所作天隱堂而其西有景平所作茂脩館空山野水蕭爽靚幽名花珍木交映森列君日與高人勝士酣嬉其間不知老之將至也至正二年七月二十九日俄示微恙化去春秋五十有四君所稟永自正德弘仁靜一貞人毛公穎達元成文正中和真人夏公文沫而下人繼君者處敬有興景平等七十有五人薛公冒炎暑歷嶮巇卜善地於蘭谿將以其月某日藏君遺蜕乃為書

俾弟子趙宜裕請勒銘以昭玄蹤方今寄跡老子法中而受知朝廷者無不取貴顯君獨深自韜晦休休焉青雲白石之間蓋其所存有非世俗所得而窺者是不宜無銘也銘曰用其勤道之園安其遜德之宅以返于冥極

廣莫子周君碣

吳興計壽山老子祠真人杜公主之其二弟子曰姚季安先生曰廣莫子周君真人僊去姚先生嗣掌祀事周君始來延祐六年也君諱德方幼失身干戈中不知父母所在僅二如為杭之海昌人流落野馬檀裘之鄉踰沙漠不啻萬里其地宜瓜宜蒲桃間以進果至京師見道家衣冠心甚慕焉且聞杜公有道之士決意求師之時已五十餘矣玄教大宗師吳公善其精於譯語任以庚桑楚之役將使因從師而訪鄉里為奏請璽書住